　　上周，我刚送别一批朋友，他们在10月底从种着石榴、扶桑和菝草的陶土盆上成批长起。父亲吩咐我照料草木，我把他们一个个认齐，而父亲回来后拔掉了他们。我以为他们都被清了个干净，但在几天以后，有株草在原地长了出来，并请求我把他种到雪地。

　　这株草坚称春天以后他就是树了。

　　这是北半球的冬季，但是南方并没有下雪，这里在最冷的时候也不下。五年前南方曾出现罕见难熬的冬天，农田里的蕉树都被冰雹砸折，被燃油废气捂得最热的城市也可以堆起小雪人，可我们这里依然没有雪。我对他说，树妖听起来像是西边的生物，可在东边哪怕一直往北也只能到达西伯利亚，要到极北净土，得从西边出发。

　　树说他只想要去往一片雪地，无论是东方北边的雪泥还是西方北边的雪泥。我甚至迈不出房间几里的方寸之地，更遑论走到几十里以外的冬天中去。因此，我问他为什么需要雪地，也许他的愿望里隐含着其他愿望，就像不得幸福的人退而求其次要一座黄金屋。

　　他要种在北方的雪地，是因为只有冬天的雪地能让他消逝。他在冬天死去，春天才有新苗长出，生物的数量总要持平，人们用红花仙草泡出的水把死者送往死界，冥府有鬼魂从六道河越下，来年新生儿才能在人间出生。

　　父亲又在修枝，每当他和母亲吵架，他就回去种满草木的阳台待着，剪去吊兰发黄的叶子，折掉凤尾蕨出头的枝，把风母由于疏忽而让孩子长在石板罅隙里的多肉连根拔起，直到他理顺和母亲的关系，草木又回归人定的秩序，他才重新回到客厅。但他却从不怎么修石榴树，放任其野蛮生长，这个种在陶盆里、本该根本结不出石榴的石榴树开始结果，妊娠的枝叶结出一颗婴儿拳头大小的果实，然后让果实永远留在妊娠的阶段。父亲仍不剪去那个果实，放任对于细嫩的枝杈来说太过沉重的果实生长，那果实摇摇欲坠地吊在枝杈上，即不可能熟成真正甜美可食的石榴，也不让红花在他的位置生长。

　　永远会有黄叶，种子还会跟随风，枝杈忠于阳光和雨水，植物只听从自然的秩序。于是我听信了树的话，把它种在红陶花盆里，从在冬天中湿冷的南方出发，寻找北边一片雨水能结成雪晶的寒冷之地。

　　自然会允许未成年的种子乘风，但机场却拒绝只身的年少人购票。我辗转拦下了一辆大巴，要他带我去北边。司机问我，哪个北边，我说，会下雪的北边，他便轰的一下关上门。

　　我走了太远的路，太渴，太累了，不得不向两个路人讨水。其中一个人肯定是拉摩的侄儿，因为他穿得像流浪汉，大额头，多皱纹，眼睛闪亮，鼻子突起，嘴巴宽阔，看起来卑劣又磊落，聪明却疯狂。他开了一瓶可乐，我一口一口的把极冷可乐咽下去，拉环口偶尔可以窥见闪烁的鳞光和两只眼睛，可我太渴，又太想离开，匆忙地把气泡水灌进我的喉咙，直到感觉有东西在我的嘴里游，我吐出可乐，一条蛇跟着流出来，拉摩的侄儿笑了。

　　这个魔鬼看出了我的心中所想，他俯下身来说：“你就打算靠着两条小腿走到北边吗？那怕是等到鹧鸪产下的小鸟让人吃了两遭都走不到。”

　　“可是我没到考驾照的年龄，也没有车肯载我。”

　　“那就来搭我的公交吧！我给你安排在最好的座位，车餐有鱼肉和牛排，我给你带了毯子和外套，这样你到了雪地就不怕冻着了。”拉摩的侄儿朝我伸出手，如伊甸园的蛇那样吐出诱惑的信子。

　　树伸出一根蔓藤拉住了我想回握过去的手腕，我犹豫着把手缩回去了。

　　“抱歉，我朋友貌似不想做你的车。”我说，“我该走了。”

　　他眯起眼睛：“也许你可以先体验一下再做决定。”

　　他打了个响指，顷刻间我们就做到了坐席上，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，他拉开窗帘，阳光照射进来，装在塑料袋里的陶盆似乎响起了一声微小的崩裂声，我知道那是树在生长。

　　拉摩的侄儿望向窗外，我也跟着看过去，外面有只死在草坪上的羊。

　　“你看见了什么？”他问我。

　　我想了想：“积肥后生长起来的植物。”

　　“还有呢？”

　　“或者……食肉后长健的狼？”

　　他笑了一下：“为什么要这么答。”

　　“只要不瞎都能看见一头死去的羊，所以我猜你是想问点别的什么。”

　　“你选择看见死后生命的重新生长，真是个懂事的孩子，或许我应该奖励你。”他的笑意扩大，随即打了个响指，乘务员推上餐车，往桌子上摆满了还在往外滋滋冒出肉汁的牛扒，拌了蜂蜜芥末酱的蔬菜沙拉，苏打水，果汁，沙冰，蘑菇浓汤。

　　“我比较想要米饭和鱼肉。”我看着远去的乘务人员发出一小声抱怨。

　　“可惜你说晚了。”

　　我刚拿起餐刀，树就在桌底下拉住我的衣袖，像是用肢体大声地警告我：“别吃。”

　　我重新放下刀叉：“我不饿。”

　　“那不妨试几口。”

　　“抱歉，我该走了。”我环视了一周，没有找到门，“让车停下吧。”

　　拉摩的侄儿慢条斯理地切起牛排：“为什么那么急着走，说到底，为什么你非得去北边呢？”

　　“因为这是朋友的请求。”

　　“你说它？”拉摩的侄儿指着陶盆，“为什么你要把一株杂草当做朋友？”

　　我想了想：“这没什么，如果你十年如一日被关在屋子里，阳台的盆栽都是父亲安排好的，这时候有一根意料之外的生命出现了，他被折断还是会往上长，拔掉根但还是会重新出现，只有生命拥有自我意志，而在周围无一人时，我会偏爱选择拥有自我意志的生命作为友人。”

　　“人们寻死，你不伤心？”

　　“会。”

　　“没有朋友愿意看着他的朋友伤心。”拉摩的侄子总结，“哪怕只是为了你，他也应该选择永生。”

　　树在悄然生长，它的根部向下延伸，草身拔高了一寸。

　　“你在诱惑我把它留下。”我说，“你要我逼迫它选择永生。”

　　“我从不逼迫任何人，我只是告知你所拥有的选择，何况你不能怪我，生死本能相依相随，你不能责怪我贪恋生命，啊，”拉摩的侄儿看向窗外，“你应该看看外面。”

　　我朝窗外看去，公交已行离了北方，窗外不再是冬天也能树叶常绿的景色，混交林在倒退中挥洒着针状的黄叶。

　　“现在是什么时间？”我问。

　　“快中午了。”拉摩的侄儿回答。

　　“太快了，我们还没说几句话，车就走到了中午。”

　　“事实上我们谈论了很多，人们对时间的感知是不公正的，童年总是过于模糊不清，我们用童年的所有时间用了学习和生命有关的一切，越远离现在的时间过的越是短暂。”

　　“那正午应该学习什么课题？”

　　树在生长，他长得更高，扎得更深，有了枝干。

　　“正午往后都是死亡的课题，青年拥有过于澎湃的生命力，正如我刚刚所说，生死本能相依相随，在生命力最旺盛的年纪，本就该严肃思考死亡的话题，成人却反而对此避之不谈，但这是无法阻止青年对死亡话题的向往的。”

　　“我感觉自己总与死亡课题堪堪相遇又擦肩而过。”

　　“你在什么时候相遇又错过它？”

　　“我对年岁有一种模糊感，如果不看日历，经常忘记现在是几几年，对于童年和少年时期，我的同龄人会用小学初中和高中来划分他们的阶段，而我经常搞混我的初高中老师，因此，我无法给你确切的时间。”

　　我划分时间节点的方式简单明了，在某个时期，我大姑死了，那是我懵懂的幼年的结束，我姑丈死了，那是我童年的开始，我奶奶死了，我的童年结束了，我舅舅死了，我成人了。

　　奇怪的是，尽管身周对死亡的经历似乎算得上丰富，但我本人机会不怎么直面他们，我只去过一次姑丈的病床，参加过奶奶的葬礼。那次葬礼我被要求守在门前，禁止让村里的村民拿着纸币走进灵柩房，我本人虽只有一门之隔，但也不被允许进去，我远远的看着，只能看见一张白布盖在起伏不平的大床上。我记忆最深的只有一个巨大而光滑的树，被横放在两个树墩之间，来往参加葬礼的人都坐在这里，树桩两个不舒服的凸起最为粗粝，中间最多人坐的地方则甚为光滑，显然是无数裤子抛光后的结果，我整个葬礼在这里坐得最久。

　　“那你能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吗？”

　　我看向窗外，景色彻底变成了针叶林，而我的手开始变得宽大和粗糙。

　　“下午。”我回答。

　　树长得非常大，在我不注意的时候，他的根系已经撑爆了陶盆，那点泥土的养分已不够容纳他的生长，他在公交上扎起了根。

　　我清楚，再不离开，就永远来不及了。

　　“我该离开了。”

　　“公交车帮你代行了许多的路，让你免去跋涉之苦，为什么你执意要下呢。”拉摩的侄儿问。

　　“越在这里坐着我越会忘记怎么用双脚走路。”

　　“你不需要用脚，车轮可以为你代劳。”

　　我和他争论着，但树不会因为争吵就停下生长，他延伸他的根系，将座位和公车底座撑得变形。

　　我发现我的牙齿在松动，我的手掌布满皱纹。

　　我用手掰晃动的牙，在童年时期我也经常这么做，那时用手掰下乳牙是为了让新牙长起，我自己掰下一块，就省了一笔给牙医的钱，母亲会拿省下来的钱给我买一根冰淇淋，觉得这样就能冻住嘴里的血，带我去公园，鼓励我把乳牙扔到树叶或屋顶上，后来医生斥责说拔完牙就去吃冰是有害健康的行为。

　　但总有几个牙异常难掰，它们摇摇欲坠，就是无法彻底完成与牙龈的分离，冒头的新牙没有一个充分的生长空间，所以现在我的牙齿里有三五个奇形怪状的融合牙，一横一竖地贴合在一起，牙医用张口器打开我的口腔，宣布由于我的优柔寡断，以后不得不用更勤勉的态度做好每日两次的刷牙任务，不然我以后就得承受一次拔掉两颗牙的痛苦。

　　暮年牙齿脱落得异常轻松，轻轻一碰，牙齿便如风化的塑料梳齿一样成排掉下。

　　“你犹豫得太久了。”拉摩的侄儿叹了口气，“哪怕你现在要走，也已经太晚。”

　　“但还不是晚上。”我说，“还有时间，现在距离雪原也不远，我还能自己走过去。”

　　我挖出树的根部，把树须绑在肩膀，背着它下车，拉摩的侄儿站在车上，目送我离开。

　　这里遍地山丘，雪原在几重山以外。

　　我非常渴，想向拉摩的侄儿讨要一杯水，但他给我的甜水中泡着蛇，所以我只能忍着口渴前进。

　　每个山丘的顶端都用黑色的铁线相连，上面挂着许多缆车，人们坐在缆车上，无需艰难的步行，即可轻易地抵到一处山丘。

　　坐车非常的快，步行却非常的累。

　　我很累。

　　我一愣神，便惊愕地发现自己坐上了缆车。拉摩的侄儿与我四目相对。

　　他朝我微笑，那是一个嘲笑。

　　我俯视去看山丘的顶峰和鞍部，那里有各种奇怪的人，有男人女人，也有小孩，有走的站的坐的，也有趴的，有些赤身裸体，有些衣冠楚楚，缆车越走越高，我可以看见缆车上的人最终都通向棺墩，他们平躺在上面，等子棺墩的盖子盖上，盖子落在上面时，缝隙就滩出血来。

　　我明白了，坐缆车的人都会被两块巨石压扁而死，他们都通向死亡，但却不是被埋葬。

　　我要下去。

　　于是我又到了地面，拉摩的侄儿在后面亦步亦趋地跟着。我背着树艰难地行走，树因为缺乏土壤和水分变得干枯，他的求生意志迫使他的根系扎到了我的后背上。

　　我不用再背着它了。

　　我走到了雪原，已经深夜了，这里和大海或者沙漠一样一望无际，黑沉沉的。

　　“但我要怎么把你埋在这里？”我问树，“除非我把自己也埋了。”

　　“那你要这么做吗？”拉摩的侄儿问。

　　我挖了个坑，刚好能容纳我整个身体，我躺下去，等着雪泥覆盖住我，冷意和死亡侵蚀着我。

　　这时候已经早上了，树的根系脱离了我的身体，他的根扎到了雪原土里，光照让他的身躯变得繁盛，日光晒化我身上的雪，冷意一点点地被驱逐。

　　“你要感谢我吗？”我问树。

　　“我会的，”树回答，“我会很快死去，在腐朽之前，你要把我砍下来，放在树墩的两头，在你参加奶奶的葬礼时，你可以坐着我，我会陪你见证你缺失的死亡。”